本书是王汎森2011年应葛兆光之邀，到复旦大学举行的四场演讲的文字修改稿。第一讲的题目是“执拗的低音”，但四篇演讲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指向了这一方向。

“低音”的含义，作者在前言中如此阐释：一是省视被近代学术及思潮一层又一层复写、掩蔽、遮盖、边缘化，或属于潜流的质素；二是对历史研究而言，“创造性转化”与“消耗性转换”的同一性，以及它对历史研究造成“意义倒置谬误”的现象；三是方法或视野上的问题，譬如后见之明如何影响史学；四是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具有永恒性，在近代却被长期忽视的主题。归根结底，本书所要传达的信息与陈寅恪的“与立说古人处于同一境界”相吻合。

第一讲是就“历史的低音”做概括性的、理论性的描述。后三讲以具体研究为切入，第二讲论述谭嗣同的“心力”与“破对待”。第三讲关注的是王国维的“道德团体论”，王静安身处“两辆火车对开”的核心，且他两面都走得很好，故其结局之悲惨特值得注意。第四讲讨论的是一个几乎不被当代史学界所关注的人物，刘咸炘及其关于“风”的论述。据说，在这次演讲之后，“执拗的低音”一时成为了史学圈子里不小的一个热点。但我们或许也要承认，严肃的史学研究今天也成为了大众文化中的“执拗低音”。

我接下来想就着本书的题材，谈一谈我关于学术演讲的看法。笔者很不幸，同时遭逢疫情与社会政治环境剧烈收紧，未能有亲历一流学者讲座之机会。万幸之事，值互联网发达，可与网上寻找资源，虽不及现场，且可观者有限，总归聊胜于无。此为笔者对于讲座的基本经验，是为讨论之基础。讲座，固有时间、空间之限制。时间所限，固不能做深入细致之考证、论证，只提举主题之大略；空间所限，实亦指听众之限制、题材之限制。既为演讲，必力求使听者易于了解，不致云山雾绕、不知其所。所以，面向一般知识大众的学术讲座宗旨，在于以清晰、易懂的语言，为听众展现知识世界的一块角落，不求在讲座中深入，但求讲座过后有听者萌发深入之心绪。除此之外，也有在讲座中阐述最新的研究发现，如怀尔斯关于费马大定理的证明，此则面向学术界特殊人士，一般知识人不能预流。王汎森的本次演讲，当更近于前者。